



许兴宝 著

TANG SONG CI  
BIE LUN

唐宋词别论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1207.23  
175

# 唐宋词别论

许兴宝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别论/许兴宝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7. 3**

**ISBN 978—7—80659—974—7**

**I. 唐… II. 许…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7170 号**

---

**唐宋词别论**

**许兴宝 著**

---

<b>责任编辑</b>	潘伟娜
<b>出 版</b>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b>网 址</b>	<a href="http://www.bsbook.com">www.bsbook.com</a>
<b>发 行</b>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b>经 销</b>	新华书店
<b>照 排</b>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b>印 刷</b>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8)85011398
<b>版 次</b>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b>印 次</b>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b>成品尺寸</b>	203mm×140mm
<b>印 张</b>	13
<b>字 数</b>	300 千
<b>书 号</b>	ISBN 978—7—80659—974—7
<b>定 价</b>	2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 第一编 唐宋词别论

第一章 唐宋词别论	.....	(3)
第一节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考论	.....	(3)
第二节 宋词的质性	.....	(21)
第三节 唐宋词月象定位分析	.....	(38)
第四节 对谭正璧、唐圭璋、吴熊和等人判定岳飞追封鄂王时间错误的纠正	.....	(55)
第五节 《增订注释全宋词》部分注释失误揭示	.....	(62)
第六节 王观《红芍药》词说	.....	(70)
第二章 唐宋词意象别论	.....	(73)
第一节 柳永、周邦彦、苏轼、吴文英词夜意象分析	.....	(73)

• 2 • 唐宋词别论	-----
第二节 论张炎的经历心境与鸟意象	(84)
第三节 文化观照中的宋词马意象	(90)
第四节 宋词楼意象融摄概览	(102)
第五节 宋词展示水意象的底蕴探识	(110)
第三章 唐宋词人物意象别论	(123)
第一节 唐宋词人物意象分类	(123)
第二节 唐宋词构设雅人物意象的基本原则	(141)
第三节 唐宋词构设女性人物意象的主体内容	(158)
第四章 唐宋词人别论	(180)
第一节 李洵在词坛上的影响别论	(180)
第二节 “土生波斯”李洵词学人格别论	(190)
第三节 王重阳词别论	(203)
第四节 吕洞宾词别论	(214)

## • 第二编 宋代词学理论别论

第一章 宋人小词论别论	(233)
第一节 “小词”考述	(233)
第二节 由“上厕欲阅小词”引出问题的重新讨论	.....
	(250)
第三节 张炎以禅论词简说	(258)

第二章 宋人雅俗词学观别论.....	(277)
第一节 宋人雅俗观念总识.....	(277)
第二节 宋人雅俗观念形成原因.....	(288)
第三章 宋人词体创作论别论.....	(297)
第一节 宋人词体论审测.....	(297)
第二节 宋人词论流程述略.....	(306)
第三节 宋代词论中“创作因果”论之美学透视.....	(321)
第四节 宋代词坛创作与理论反差原因透析.....	(334)

### 第三编 杂 论

庄子心理模式初探.....	(353)
论萨都刺及其词.....	(370)
“温良恭俭让”精神实质的重新审视 .....	(382)
《逍遥游》重议 .....	(396)
“白胡阑”与“红曲连” .....	(409)

第一編 唐宋詞別論



# 第一章 唐宋词别论

## 第一节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考论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sup>①</sup>。其“言语妙天下，名德冠朝绅”（韩玉《水调歌头·上辛幼安生日》），早为词界与政界极目关注。《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为辛词中名作，为人熟知，全词录下：“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

①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3791页。

破，玉殿琼楼。蝦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sup>①</sup>

后人对上词于选本中多有看中，但单就此首发抒见解者并不算多。王国维是高评且多评辛弃疾的大家，然对此仅有一处提及，且在对南北词坛作宏观览视之后置于一隅评之。全语如下：“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调寄《木兰花慢》云：‘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sup>②</sup>受王国维评语影响，邓广铭为此词作笺注亦有大致相同话语：“（是别有三句）此可见稼轩对地球绕日及月球绕地球运行之事似已朦胧认识。”<sup>③</sup>常国武也说：“……可见词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勇于探索的精神。”<sup>④</sup>夏承焘则将稼轩“酌中秋之摹《天问》”与《沁园春》、《六州歌头》置于同一平面对比，也未出实质性评判<sup>⑤</sup>。综上可知，诸人对“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的深刻含义均未作出解释。实际上，此句当为词中词眼，言“月轮绕地之理”一系为词中辅车。余以为，稼轩词此句极有可能是针对曾觌《壶中天慢》而发。为将事情说清，兹录全词如下：“素飈漾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瑤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闌。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群仙

①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59页。

② 滕威惠《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58页。此书将“理”与“家”写作“事”与“上”，此处依别本改。

③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59页。

④ 常国武《辛弃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89页。

⑤ 《夏承焘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246页。

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sup>①</sup>

曾词与上举辛词均将词眼置于词尾，具有极为相似之处。而曾词所云“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与辛词所云“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在表达意义上却完全相反，这一论一问，极似曾词为正方作正面肯定性判断陈述，而辛词则为反方作反面质问性否定判断。曾词意为江山永固（金瓯千古无缺），不用劳心治理，是主和派的心声。辛词意为你们说江山永固（都齐无恙），为什么渐成半壁（如钩），是主战派的心声。这就是辛词针对曾词而发的命题。然受笔者目力与学识所限，未能找到确切有关上述辛词针对曾词而发的文献记载，这就需要我们作周详的考论了。

## 二

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辛弃疾对曾觌其人及《壶中天慢》应制词应是熟知的，而且还可断定，曾觌《壶中天慢》应制词早于辛弃疾《木兰花慢》“酌中秋之摹《天问》”词。确立上述命题是认定辛词针对曾词而发的第一要义。

曾觌（1109—1180），字纯甫，为孝宗期间重要权臣与词臣。作为权臣，于孝宗朝“用事二十年，权震中外，至于谗逐大臣，贬死岭外”<sup>②</sup>。对曾觌其人，彼时后时多人知悉。有人将毛滂、史达祖、王安中、曾觌并比。冯煦如此云：“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达祖之依侂胄，王安中之反复，曾觌之邪佞，所选虽深，识者

①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1326页。

②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13691页。

薄之。”<sup>①</sup>对于如此之人，辛弃疾对其知悉无疑。更深原因在于，叶衡为辛弃疾好友，二人关系甚密，辛多有寿叶衡词。“淳熙元年（1174）末，叶衡为相，力荐辛弃疾‘慷慨有大略’。辛弃疾因而得到孝宗召见，留任临安仓部郎官，半年多后即出任江西提点刑狱，统领军队，准备讨捕茶商军。”<sup>②</sup>正因如此，辛弃疾对“宋孝宗及虞允文、叶衡等怀抱知遇之恩”<sup>③</sup>。而极与辛弃疾友善的叶衡却是由曾觌一手所拔，《宋史·曾觌传》如此云：“觌始与龙大渊相朋，及大渊死，则与王抃、甘昪相蟠结，文武要职多出三人之门。叶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积阶至刺史、知阁门事，换文资为右文殿修撰、枢密都承旨、赐三品服，俄为浙西提刑，寻以集英殿修撰奉内祠。是二人者，皆觌所进。”由上述可知，辛弃疾、叶衡、曾觌三者为友情甚密的链锁关系，因此辛弃疾悉知曾觌为必然。另外，辛弃疾还与史浩谋过面，清人黄氏《蓼园词评》云：“幼安一见史浩，而即以汾阳恢复规励之。”<sup>④</sup>而史浩与曾觌为同时人，且“帝幸佑圣观，召宰臣史浩及觌同赐酒”<sup>⑤</sup>。曾觌还参与史浩宴请，有《诉衷情·史丞相宴曲水席上作》可证。这又是一脉链锁关系，从中亦可证实辛弃疾对曾觌的悉知。再从年龄上看，辛弃疾生于1140年，小曾觌31岁。由于曾觌早与孝宗有缘，因而在孝宗继位时（1163）起，便

① 《蒿庵论词》，见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517页。

② 邓乔彬《爱国词人辛弃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1—32页。

③ 巩本栋《论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见《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90页。

④ 王步高、刘林辑校、汇评《李清照辛弃疾全集》，珠海出版社，2002年，491页。

⑤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13691页。

随主人朝主事。随着岁月的推移，曾觌威名与日俱增。曾觌用事二十年中，辛弃疾从公元1162年奉表南归，到淳熙八年（1181）被谏官王蔺弹劾落职，也恰巧二十年。这二十年不仅时间起止与曾觌基本等同（曾觌逝于公元1180年），而且官运通达也与曾觌同。辛弃疾是归正人中有成就的代表，曾觌是朝中重臣，而且在同一主子麾下做事，作为晚辈的辛弃疾，对其上头的官员佞臣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悉知的。

曾觌作为词臣，在朝野也有名闻。其有《海野词》，《全宋词》录存104首。曾觌算不上名家，但仍有人提及。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言其“词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盘》、《忆秦娥》等曲，凄然有《黍离》之悲”。杨慎《词品》卷四所云与上略同。毛晋《海野词跋》也云其词“语多感慨”。《四库全书总目》以及许昂霄、陈廷焯等人所论也基本与上相同。特别是人们对曾觌作御制词颇多知晓。王世贞、毛晋、邹祗谟、张德瀛等人不仅提及曾觌一人所进御制之词事，还将其与张抡、吴琚等人进御制词设于同列。张德瀛《词征》卷五还将曾觌与伯可、柳永放在一起比照：“伯可应制为艳词，谄谀乞进，是柳耆卿、曾纯甫一辈人物，士大夫一朝改行，身败名裂，不可复救。”同时还云：“万俟雅言，晁端礼在大晟府时，按月律进词。曾纯甫、张林甫词，亦多应制……”（邹祗谟《远志斋词衷》里亦有大致相同说法。）比照目的，一目了然。人们谈及曾觌应制词时，注意最多的是《壶中天慢》。毛晋《海野词跋》云：“（曾觌）至进月词，一夕西兴共闻天乐。岂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耶？”即误将宫中乐声当作天上的乐声。冯煦于《蒿庵论词》力辨其误云：“曾纯甫赋进御月词，其自记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子晋遂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说。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风驶归

功于《平调满江红》，于海野何讥焉？”王国维也关注《壶中天慢》词，《人间词话》云：“曾纯甫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近冯梦华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sup>①</sup> 更重要的是，曾觌因作《壶中天慢》词而受到高宗与孝宗的奖赏，词人对此不无荣耀地为词作小注云：“此进御月词也。上大喜曰：‘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可谓新奇。’赐金束带紫罗水晶碗。上亦赐宝盏。至一更五点还宫。是夜西兴亦闻天乐焉。”<sup>②</sup> 曾觌作此词受赏事在《武林旧事》、《西湖游览余志》中均有大致相同记载。只是此处所记作词时间有误<sup>③</sup>。张德瀛《词征》卷五也记载了曾觌进赏月词为孝宗叹赏之事，还加评论曰“盖偏安后，犹有承平和乐之气象也”，并感叹“其恩遇有在柳耆卿之上者”。曾觌作此词轰烈到如此程度，作为倾毕生精力作词的辛弃疾对此事也应知悉无疑。

既然辛词是针对曾词而发，尚需考证二者谁先谁后的问题。先期结论应为曾词早于辛词，否则所论命题即出逻辑错误。曾词有创作纪年，但明显有误。前举《武林旧事》与《西湖游览余志》如是。曾觌逝于淳熙七年（1180），史有确切记载，而记识者作此词创于淳熙九年（1182）八月十五日，是明显的误记。前引曾觌为词作小注时也未记确切年月，因此后人所记约出于猜测，且忽略了词人的实际卒年。但曾词创作的大致年段是可以推定的。高宗禅位于1162年，逝于1187年，此期间以太上皇称。

① 滕威惠《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25页。

② 《宋六十名家词·海野词》，四部备要本。

③ 参朱德才等主编《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二卷，337页，注释一；许兴宝《春江花月夜——宋词主体意象的文化诠释》，193页，注释三。

曾词小注及其余文献均载词献于太上皇与皇帝共同赏月之时，足见词应作于公元1162—1187年之间。但由于曾觌逝于1180年，因而创作时间又应划到1162年至1180年之间。将词作判断于这个时段期间是可信的。因曾觌不止一次侍宴德寿宫，德寿宫为赵构禅位后所居宫殿名。《醉蓬莱》即为“侍宴德寿宫应制”作，其中有谀语云：“地久天长，父尧子舜，灿绮罗佳会。”父指高宗，子指孝宗。细玩此词，知其情调与《壶中天慢》大致相同，二者创作时间相隔不会太久。

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无创作记年可查，但应排除其为词人奉表南归（1162）之前所作。然作年亦不可能太晚。邓广铭将上词列于“作年莫考诸什”中，并说：“本卷所收各词，皆闲退期内所作。其各作于何年何地，虽难确考，然其中十九当皆作于隐居带湖（1182—1192）及隐居瓢泉（1194—1203）之二十年内。”<sup>①</sup>依邓说可知，词不可能作于1182年之前，因此时曾觌已去世两年。这是辛词晚于曾词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二可从辛词小序中看出。辛词小序云：“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序中“前人诗词有赋待月”为重要信息。且不说诗，“词有赋待月”者是有迹可查的。苏轼、向子湮、朱敦儒等人皆有以月亮为中心描述的词。其中向子湮《洞仙歌》“碧天如水”表现特殊，颇有以问月口吻出家国寄托之迹。其中“问姮娥，绿底事，乃有盈亏，烦玉斧、运风重整。教夜夜、人世十分圆”颇引人注意。向子湮以反对议和忤秦桧，退居十五年，生卒年（1085—1152）早于曾觌（1109—1180）。向词也许为曾觌所知（曾作《壶中天慢》时，向已逝去），故以“烦玉斧、运风重整”为反驳对象而出“何烦玉

<sup>①</sup>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59页。

斧，金瓯千古无缺”。由上述可知，以玉斧修月寓家国寄托者实为不多，而道出与“都齐无恙”意蕴相同者唯曾觌一人。因此“有赋待月”者，理应包括曾觌词在内。

上面所云曾词“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为正方所作肯定性判断，辛词“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为反方质问性否定判断，这要从义理上加以诠释。金瓯一词有多意，其一义项为“喻疆土之完固”<sup>①</sup>，曾觌词中既以金瓯比拟圆月，又暗寓江土完固之意。因而有云“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这里反用“金瓯缺”之典，借以比拟圆月，同时暗寓国土完整，永远不会沦丧缺损<sup>②</sup>。南宋国土果真完整了吗？曾觌所云只是一介佞臣尽孝心而已，谁都能领会其中的用意。高宗的心思众人皆知，特别是1155年秦桧死后，言者纷纷，于是在1156年采用万俟咏、汤思退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做皇帝的主意，不要因秦桧一死而有所改变<sup>③</sup>，难怪高宗对曾觌要大出奖掖之手。经上所述，我们对曾词中的真实用意当该确信无疑。辛词是否也有政治寓意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命题除前面略有陈述外，还应作如下补释。“都齐无恙”寓意即“金瓯千古无缺”意，明眼人自会识知，无需冗释。“渐渐如钩”暗示国土已成半壁，与国土完好无损恰成相反判断。再联系全词看，“首问月向何处，不也是对国将何去何从的倾心追问吗？南宋半壁江山不正像无根的飞镜？‘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正是对强敌纵横交勾，破我玉殿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3162页。

② 范之麟主编《全宋词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1205页。

③ 杨世铎《两宋春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340页。

琼楼的担忧”<sup>①</sup>。也有人说：“词中发出一系列疑问，或许多少反映了一些他对现实政治的困惑莫解。”<sup>②</sup> 其实并非“或许多少反映”，而是全盘反映。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要联系南北宋词普遍存在的“由问月与探月引发出对人生范式、社稷沉沦、民族衰微的沉重思考”<sup>③</sup> 创作主题与玉斧修镜及金瓯等创作主题所蕴涵的家国寄托加以说明，这在下面将有专节论述，此处从略。

“用《天问》体赋”也是重要信息。毛庆先生撰《〈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云：“王夫之《楚词通释》重于义理阐发，认为《天问》要旨在于以历史兴衰成败之教训讽谏楚王，‘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sup>④</sup> 殷光熹先生认为，《天问》是“天”来问“人”，不是“天”来问“天”，也不是倒过来“问天”。“天”指“天民”、“天人”或“至人”，这个“天”可以看做是作者的代言人。在《天问》中，屈原“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悲哀，化解在茫茫宇宙之中，将自己在楚国为之奋斗而无法实现的理想寄寓于寻求宇宙真理之中”<sup>⑤</sup>。“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好心不得好报，原先尚存的一点幻想也随之破灭，令他怀疑的问题越积越多（包括“天命”和“天道”），越来越使他困惑不解，愤愤不平，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只好借天设问，将郁积心中的一大串问题倾诉出来，‘以渫愤懑，舒泄愁思’。这是触发诗人创作

<sup>①</sup> 许兴宝《春江花月夜——宋词主体意象的文化诠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93页。

<sup>②</sup> 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1557页。

<sup>③</sup> 许兴宝《春江花月夜——宋词主体意象的文化诠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88页。

<sup>④</sup> 毛庆《〈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sup>⑤</sup> 殷光熹《〈天问〉题名考辨》，《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